

畅销百万册的少年成长故事

米娅来了

【德】苏珊·菲尔舍尔 著
蔡诗雨 彭霏霏 译

8 超级迷惘的
班级郊游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米娅来了



超级迷惘的班级郊游



【德】苏珊·菲尔舍尔 著

蔡诗雨 彭霏霏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娅来了·超级迷惘的班级郊游 / (德) 苏珊·菲尔舍尔著；蔡诗雨，彭霏霏译。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078-4243-2

I. ①米… II. ①苏… ②蔡… ③彭…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5147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2529

Copyright text and illustrations © 2015 by CARLSEN Verlag GmbH, Hamburg, Germany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y under the title MIA UND DIE MEGA–GIGA–IRRE KLASSENFAHRT
by Susanne Fülsc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ion rights have been negotiat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米娅来了：超级迷惘的班级郊游

著 者 [德] 苏珊·菲尔舍尔

译 者 蔡诗雨 彭霏霏

审 校 姜林静

策 划 张娟平

责任编辑 管学婧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6

版 次 2018年5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5月 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4.80元

CRI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微博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瓦林、莱奥妮和耶特



我最好的
闺蜜团。

米娅·汉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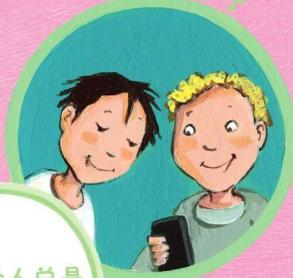
这就是我：
蝴蝶小姐！

迈尔老师和许布施老师



和我们
一起去郊游。

卡斯帕和亨利



这两个人总是
让我心烦意乱！



大家都
蠢蠢欲动。

圣母大教堂



慕尼黑家
喻户晓的景点。

扭结饼



相当美味！



目录

比尔萨克和一个意外惊喜 / 1

肱二头肌发达的朋友 / 13

唔呃咯嗯咯咯！ / 18

说话的小香肠 / 31

穿着格子衣服的鬼 / 36

耶特风格 / 42

像面粉虫一样白的香肠与粉色烂泥 / 48

警报：耶特不见了 / 64

爱情警报 / 81

甜美的小玩意儿 / 89



许多胖娃娃和一个杀人犯 / 96

药药药药店 / 115

色拉小蜗牛 / 121

美女画廊 / 130

她溜走了 / 139

连衣裙，连衣裙，连衣裙 / 143

您哪儿来的？ / 148

一位连衣裙美女 / 153

侃大山之夜以及一场事故 / 161

国王的杯子在号叫 / 168





比尔萨克和一个意外惊喜

一大清早，我困得几乎睁不开眼，之前早饭吃的玉米片在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这不仅仅是因为约斯特太太狂野的开车技术，而且是因为我们班要一起去郊游了。还是去慕尼黑^①！一座充满巴伐利亚连衣裙、白香肠和八字扭结饼的城市。相比我们前两次微不足道的郊游，这次旅行可以说是超级超级令人激动了。

第一次郊游是一次无聊的令人打瞌睡的吕内堡^②草原之旅。我们走在一望无际的干旱得连草都不长的路上，在那儿数盘羊。第二次郊游我们在家乡汉堡^③乘游轮环游港口，结束的时候回学校进行了抽奖活动。再远的地方我们就没有去过，更别提在外过夜了。

更令人心痒的是，乘着大巴向南飞驰几百公里，到一座奥尔加奶奶口中缤纷多彩的城市，这让人不禁要哼出小调来了。我们拖着行李箱（耶特、阿林娜、莱奥妮和我），带着许多甘草软糖^④（耶

① 德国南部城市，巴伐利亚州首府。

② 德国北部小镇。

③ 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在易北河畔。

④ 德国小熊糖公司生产的一种橡皮糖，为黑色卷状。



特），特意选了一个蝴蝶发卡（我），还有一个红色的旅行靠枕（耶特）。

尽管如此，我还是晕车。

耶特的手摸了过来。

“怎么啦，蝴蝶小姐？”有时候我最好的朋友会用“蝴蝶小姐”来称呼我，因为我喜欢收集各种颜色和种类的蝴蝶饰品。

“唔，呃，没什么。”我嘟哝道。

红灯亮了，耶特的妈妈约斯特太太停下车，转头看着我们。

“米娅，还好吗？”

尽管现在是一大早，她已经梳好了一个极具美感的发型，涂上了大红色的口红。约斯特太太看起来总是那么时尚，也许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

“唔，呃，还行。”我又自言自语，好似自己有点儿失去理智。

当她妈妈又把车开动的时候，耶特关切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她弯下身子靠了过来。“你不想让你家长送你去学校。”

是的，的确不想。他们今早都手忙脚乱的。我又不是去北极探险，只不过是去一个小小的班级郊游而已。

“因为你害怕，当你要和父母分开的时候，会在整个班级面前失声大哭？”

我把手抱在胸前，深深地陷在座椅里。尴尬，真尴尬。耶特一语中的。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的好朋友真的比我还了解我自己。

“对吗，还是我说得有道理？”

“不知道……也许有一点儿道理吧。”

“我就知道。”耶特挠挠我的耳垂。“我们给你父母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是否能快点儿过来？”

我摇头：“算了吧，要是这样我宁愿向迈尔老师求婚。”

“迈尔老师！求婚！”耶特大声地尖叫道，以至于她妈妈都转过头来了。

“谁想要向谁求婚？”

“没……没谁。”我解释道，“只是说着玩儿的。”

迈尔是我们的老师，教历史和艺术。他大概有两米高，一头金发，被修剪得极短，小臂上还有一个文身。我的理想型不是这样的。我喜欢有深色卷发的法国人，而且得比迈尔老师年轻许多。

耶特咧嘴瞅着我，我却看着窗外，终于命令胃里的玉米片消停下来了。之前我是真的不太舒服。我的小婴儿妹妹约瑟芬突然大声地哭叫，弄得妈妈只能草草和我道别（抽泣）。尽管爸爸拥抱了我好一会儿，可他还顺带听着新闻（再次抽泣）。莱娜只是幼稚可笑地向我挥了挥手，在可以创纪录的时间内吞下了涂着臭奶酪的面包片。哥哥卢卡斯完全隐居避世。他一边傻笑，一边飞快地在手机上打字。他的女朋友是和我一起去班级郊游的学霸克里斯蒂。他多半是在和她写着什么超级秘密的情话呢。

很好。至少家里有个人还真心待我，她拥抱了我，告诉我她会如何想念我。我咽下泪水，用手指在蒙上薄薄一层水汽的玻璃窗上画下一些图案。



不一会儿耶特就用手肘顶了顶我的腰。

“嗷，怎么啦？”

“你带了几条裤子？”她指着我套着深蓝色连裤袜的细腿说。

我在上面配了一条蓝色的灯芯绒短裙。

“就带了一条灰色牛仔裤。为什么要问这个？”

“带了几件上衣呢？”

“啊？”我疑惑道，不明白耶特为什么会问出这种傻问题。

“说吧，带了几件？”

“两件T恤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件罩衫，”我放低音调说，“还有一件暖和的套头衫。”

“带了几条内裤？”

“耶特！”前面开车的耶特妈妈重重地说。可是耶特只是把她金色的秀发撩到后面，用手指戳着我的肋骨，尖声说：“如果你不立刻告诉我的话，我就要拿走你的邮票！”

我不由得笑了。拿走我的、莱娜的或者随便哪个人的邮票，是我哥哥最喜欢下的命令。我不清楚他想从我这儿弄走多少邮票，但差不多得有一整本集邮册那么多。

“四条。”我嘟囔着说，“四条内裤。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个呢？”

耶特笑着，嘴咧得大到能横着塞下一根拌沙拉的小黄瓜：“我对你的内裤可不感兴趣，只是想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现在我成功啦。”

“呃，你这人！讨厌！”我捶打她。

但我必须承认，耶特的把戏确实起作用。自从她聊起衣服，我差点儿就忘了自己因为激动而难受得要命。现在车已经停在学校门口了。



刚一下车，我们还在后备箱取行李的时候，一股失落的感觉突然袭上我的心头。已经是今早第二次这样了。我们班里的每一个臭小子都有父母陪着一起来。卡斯帕又称打嗝先生，他爸爸也总是把手放在嘴前（他也打嗝吗？）。还有亨宁，他父母亲年纪都相当大了（或许是祖父母？）！

“呼呼！我们到了！”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转过头去，看到了人群中的阿林娜和她妈妈。再后面一点儿是莱奥妮、她继父以及她妈妈。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莱奥妮不光是站在那里，怀里还抱着她的狗狗“小香肠”。她一个劲儿地吻它，以至于嘴里都能咬下一嘴狗毛来。呃！她没把她的荷兰猪“霍斯特”给带过来狂吻真是一个奇迹。让莱奥妮和她热爱的动物们分开是很困难的，哪怕就几个小时。这叫她在出去旅行的几天里该如何入睡？幸好她的继兄恩佐并不会来。我觉得恩佐十分可爱，如果爱上他的话，总是会让我觉得有点儿尴尬。

约斯特太太必须尽快赶回药房去上班。她搂着耶特，轻扶着她



的金发嘱咐她，到了慕尼黑以后可不能胡闹。

“我，胡闹？妈妈？”耶特一脸无辜地说，好像这句话自相矛盾一样。

“是啊，就是你。”约斯特太太微笑着撩了下头发，然后抱了耶特最后一下，也和我握了握手。

“玩得开心，米娅。照顾好你们自己。”

“明白，我们会的。”我嘟哝道，感觉胃里的玉米片又在咕咕作响。我现在想起了和耶特去柏林的时候，耶特突然像被大地吞没一样消失了。

耶特妈妈登上了她时髦的大汽车飞驰而去，耶特向她挥了挥手。

“你一点儿也不难过吗？”在我们拖着箱子向阿林娜和莱奥妮走去的时候，我问耶特。

“难过？没有，为什么会难过？”耶特问道，可我却没有回答。

我觉得她的反应很奇怪。是我比她更依恋爸爸妈妈吗？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一定会流下离别的泪水的。

“你们听说了吗？”阿林娜激动地尖声说。

“没有，发生什么了？”耶特问道。

“米勒·施特格曼老师生病了，她昨夜一直呕吐。如果迈尔老师不能快点儿找到人替代她的话，我们这次的班级郊游就要打水漂了。”

耶特的脸变得苍白：“这不是真的！”

“可惜就是。”阿林娜失落地看着她母亲。

“现在迈尔老师去哪儿了？”我问道。

“他正在秘书处给各位老师打电话。”阿林娜的表情看上去越来越像世界要毁灭了一样，“我和你们说，现在我们就可以拿上行李去上课了。”

“你们先等等吧。”拜尔太太表示，“肯定能找到人的。”

我倒没有什么把握。爸爸总说，临时的计划变动是可怕的。他肯定体会过这一点。最后他在我们学校教授德语和历史。

莱奥妮把她的脸埋在小香肠的皮毛里：“听到没，小香肠？也许我们今晚根本不需要分开睡呢！”

“如果这件事才是你唯一的顾虑的话。”耶特心烦意乱地低声抱怨道。接着她碰了我一下：“最重要的是，‘鼻涕虫’不能来。‘圣人’也许也不能来。”

“鼻涕虫”就是柯尼希先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圣人”是我们宗教课老师格吕茨克先生的外号。他们两位都不大讨学生喜欢。可眼下谁来我都无所谓。我只想快点儿出发，无论和谁一起去。

阿林娜咧着嘴朝着某个方向笑，我也转过身去看看。明白了。打嗝先生正和他的老爸径直向我们走来。

打嗝先生：脸上像颜料箱一样红。

他爸爸：正常的米黄色。

阿林娜：双颊绯红，局部粉红，眼光炽热闪烁。



下一刻他们俩就走到了我们身边，阿林娜用一种极不自然的声音说：“呃，早上……早上好，比尔萨克先生。”

卡斯帕注视着阿林娜，好像她是什么不寻常的现象一样。“我们的姓是比尔斯塔克，而且还有名字呢。”他纠正她。

不久之前卡斯帕和阿林娜在一起了。他们还没接过吻，可已经牵过小手一起去看电影，待在一起分享吃樱桃味的口香糖。

在耶特捂着嘴咯咯笑，莱奥妮越来越紧地抱住小香肠的时候（它都快要喘不过气，正焦躁地乱动），阿林娜的脸变得像番茄酱一样红，说道：“啊，是啊……我也知道。”

现在我依旧确定那个男人叫作比尔萨克先生。他面带微笑地问道：“你就是阿林娜？”

阿林娜点点头，脸上的红晕越来越明显了。

“卡斯帕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儿。”

“啊，原来如此……呃……是啊。”

可怜的阿林娜！这会儿她即使没有低血糖（这可能也有好处，因为她患有糖尿病），也是手忙脚乱的。

在气氛更尴尬之前，阿林娜的母亲和打嗝先生的父亲相互打了招呼。接着他们就聊到了慕尼黑的天气（据说不错），聊到了那里的饮食（据说挺美味），还聊到了那里的啤酒（就更是美味了），除此之外还聊到了阿林娜的糖尿病（一点儿也不好）。

尽管阿林娜患有糖尿病是很严重的问题。可是他们俩公然地谈论她的情况，好像她压根儿不存在似的，我认为这就不太合适了。他们至少应该先问问阿林娜是否同意他们这么做。阿林娜看起来已

经相当不悦了。

“卡斯帕需要注意什么吗？我的意思是，万一他和阿林娜一起去吃冰激凌？”打嗝先生的爸爸捂着嘴询问道。

可他没有获得任何回答，因为这时迈尔老师突然从学校里走了出来，像交警一样挥着双臂。

刹那间就有一群学生围了上去。

“然后呢？”“现在怎么说？”“我们能出发吗？”“您快说话呀！”叽叽喳喳叫成一团。

迈尔老师停下来，嘴咧开的角度和时钟上七点半的角度一样。如果这意味着什么好事才是见鬼了。这次的班级郊游肯定要打水漂了，我现在就可以拖着行李去上课了。“鼻涕虫”的数学课。哽咽。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迈尔老师又开始说话了，“你们想先听哪一个？”

“好消息！”阿林娜要求道。

迈尔老师温和地笑着：“我们会出发去郊游的！”

“耶！”——“唷嚯！”——“酷！”

我们全班都鼓掌，原本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的玉米片现在好似一群群幸运蝴蝶在我胃里飞舞。真不敢相信，我们可以出发去郊游了，我可以去参观奶奶口中那些美丽的教堂与广场了。

“坏消息是什么呢？”亨宁看起来还有所怀疑。

“我们要推迟一小时出发，许布施老师^①跟着一起去，不过她必

^① Frau Hübsch, hübsch 在德语中还有“漂亮”的意思。



须要先让自己……”，他朝我们眨了下眼，“打扮得很漂亮。”

喧嚷声、跺脚声。许布施老师和我们一起去郊游！这简直就是超级棒！许布施老师教我们法语（我最喜欢的学科）。我觉得她的一头金色短发和一双浅褐色的眼睛不仅好看，还特别亲切近人。迈尔老师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代替者了。

只是有一件事还使我伤心：我迷茫地站在人群中，看着周围的其他同学纷纷与父母道别。

“我认为，你应该马上打个电话，无论给谁。”耶特表示，搂住我的肩膀。

“可是给谁呢？我收集的蝴蝶？”

“对了。”她摘下眼镜，朝它哈了一口气，然后又用T恤的一角来回擦了起来。“趁这个机会你也可以和父母胡乱聊些什么。”

耶特真是一个超棒的朋友。她总是准确地知道我需要什么，什么对我好。

“好吧，我马上回来。”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悄悄地走到了垃圾箱边上。

可接下来的一刻我差点儿吃惊地跌倒。因为：

1. 一辆中等海蓝色的帕萨特轿车开进了我们学校的停车场。
2. 这辆车停得歪歪扭扭的，只有爸爸会如此停车。
3. 车门打开了，一身着环保面料服、脚上穿着时髦意大利鞋子的人下了车——爸爸？（自从我父母一起去了卡碧岛^①后，我爸爸

^① 意大利著名的疗养胜地，在“米娅来了”系列第七册《米娅当家》中，米娅的爸爸妈妈去卡碧岛补度蜜月。